

書叢化文方東

202

一個日本女 人的日記

著雲八泉小



行發館譯編化文方東

Lafcadio Hearn

一個日本女人的日記

館譯編化文方東

序 文

小泉八雲是拉富加陀海倫 (Talcaño Heann) 歸化日本以後的名字，父爲愛爾蘭軍醫，母爲希臘人。西曆一八五〇年（嘉永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希臘。其後因父母離婚以及母親的再婚遂爲叔祖母所留養。在兩老鬧着離婚的當兒，他獨對母親表同情，而對父親持反感，成人以後，竟屏棄幼年父親所命名的巴德利西奧名字不用而獨用着因母親生地而取的拉富加陀的名字。

小泉八雲基於這一種同情心，從近東的希臘事物方面擴而充之，對於東洋的一切事物，也都表示了同情，而對於西洋，則抱反感。他是受英國和法國的教育而成長的。可是當他在英國學校求學時代，偶因遊戲不慎，致使左目失明。二十歲時，因大叔母破產而要求獨立，乃渡美任新聞記者，便中以翻譯隨筆小說等公之於世，文名藉甚，其間又逗留法屬西印度馬丁尼格 (Martinique) 兩處，發表其記事。

太平洋鐵道汽船公司及其出版公司見他著作的成功，便勸他作日本之行，鐵道汽船公司，贈給他火車輪船的來回票以及若干治裝費，出版公司和他訂定通訊支款的契約，這樣，才使他獲得昔年所夢寐以求的留日機緣。他終於在明治二十三年四月來到了日本，那時小泉八雲原不過想在日本作短時期的就攔，可是當他在橫濱登陸觀光以後，發現了日本文化意外的複雜與夫日本文化的根深蒂固，却將他魅住了，因此他就決心要研究日本而作長期的居留。於是他便寫了一本橫斷北美大陸與太平洋以迄橫濱的旅行記送到出版公司去發表。那年八月即赴出雲縣任松江中學的教師，在那兒他便和學生們同事們時時尋訪松江市內和郊外的名勝古蹟，以及神廟佛寺之類，一方面又和松江人士親切的交際，非常熱心的研究日本事物。該年十二月與松江人小泉節子結婚，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轉任熊本第五高等學校，執教三年，生一子，遂藉此機會歸化日本。此後又任神戶日報記者，明治二十九年九月應東京帝國大學聘，任文學部講師，繼續任教，以迄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在此期間小泉八雲便陸續出版了許多關於日本事物的書籍，文名益著，舉世共欽。所以他一辭職以後，英美許多大學，都紛紛要求他到西方去作關於日本事物的演講。這時加拿大太

平洋鐵道汽船公司再送給他一張舟車來回優待券。他滿心想得以一訪久違的故鄉，可是因為身體不健康的關係，未果所願。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再出任早稻田大學講師，即於該年九月二十六日——日俄酣戰時——患狹心症暴死，享年五十五歲。（小泉八雲在希臘生長時的家以及在松江的住宅至今均保存。）

他關於日本事物之著作計有行紀，隨筆，論文，小說等十三卷，合訂為一巨冊，要目如後：

一，不可知的日本面影

二，東國譚

三，心

四，佛土之落穗

五，異國之情趣與回顧

六，靈之日本

七，影

八，日本雜錄

九，日本童話

十，骨董

十一，怪談

十二，神國日本

十三，天河緣起及其他

以上十三卷中亦略有與日本無關係之著作。小泉八雲氏歿後，其講義，書畫集，及其他遺稿等均多見出版。

日本今日雖爲世界一大強國，但小泉八雲來日本之時，日本遠不及今日強盛，而他已能在當時認清日本的眞價值，發表許多的著述，將日本精神及日本文化的眞髓，普加宣傳於全世界。

在英文學中，有他那種字字珠璣流麗堂皇的名作，但凡受過他著作的薰陶，沒有不成爲「日本之司青者」一詞，世界上有這麼許多日本的同志，差不多全是他生花之筆所感應的，天皇嘉其功，

乃於大正四年大正天皇即位時，特錫小泉八雲以「賜從四位」的恩典。

世界文人來日本者先後有吉伯齡(Rudyard Kipling)及俾爾羅第(Pierre Loti)等人，但能豫料日本今日之偉大而有先見之明者竟不得一人。吉伯齡之紀行文中雖有欽佩大阪城石垣偉大的記載，但其他則大都是嘲笑日本人的，如日本人的英語發音啦，日本人的禮帽啦，男女同浴啦，這一類的事。至於俾爾羅第的著作也有兩三種以日本為題材的文章，但是對於日本事物所用的法文形容詞，全是一些弱，小，脆，細的話，總之那些話倖不過是淺薄的觀察而已，羅第的著作，竟可說是間接掀起日俄戰爭的一原因，因為他的作品，最為當時俄國宮廷所流傳誦讀，俄國人便當真把日本看作渺小脆弱毫無靈魂表現的國家，才挑撥起這場大戰。所以俄國人當時對於日本的輕侮心，也可說就是讀了他那本「菊夫人」後的結果，反之，海倫敘述日本事物，極言讚美，對比東西事物，大多斥西洋之短，所以海倫曾用過：「西洋半開化人」及「爾等自命優越之西洋式的思想」等文句。這並不是過激的言詞，祇是對於那般不知白人以外有任何人道及文化的西洋人，教他們一些真正約廣泛的人道與文化。這就是說小泉八雲一生的信念，是在打破「惟白人文化為真文

化」的迷信。

關於這種著作可見諸旅行記中，在有關日本的風俗，習慣，民間信仰，傳說，的解釋說明中，亦多言及，此外亦載于隨筆及故事中。小泉八雲對於日本人情操的根本——即神道與佛教的研究，最有同情與理解。但他最費心力的寫作是在翻譯日本怪談的書物。這種寫作，雖名為翻譯，但事實上是創作的譯述。外國的批評家，竟有認之為世界的至寶而敬仰無已。外國讀者，讀了他的著作，方知世間有日本之偉大民族，——信心靈之力，置重精神，「對於最後之願望，有超自然的力量」，此種民族，世間應無與倫比也。

本書為海俞氏說明日本人心理的著作，就論文隨筆中收錄代表的作品數篇以嚮讀者。

本書以日譯本新潮文庫「日本人的精神」為底本，序文及其他依日譯者田部隆次氏原說。原本附加怪談七種，中文譯本概為省略。目錄程序也改為易使中國人理解為原則。

本書之翻譯，由何楠先生担任。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

東方文化編譯館



目次

序	一個日本女人的日記	英語教師日記摘錄	生與死之片斷	傀儡人的墓	濱口五兵衛	乙吉的不倒翁	在火車站上
---	-----------	----------	--------	-------	-------	--------	-------

一

一〇五	九九	八九	八三	六九	三八	一
-----	----	----	----	----	----	---



關 橋

畠 畠 畠 畠 畠 畠 畠 畠

祖 家 花 輓 自 原 勇 沈 於

日

本

先 族 裁 歌 制 力 氣 默

人 上

二

二二六 二二六 二二四 二二三 二二一 二一九 二一八 二一七 二一七 二一一

一個女人的日記

最近得到一件比較珍奇的原稿。——一本狹長的十七頁的軟紙，用絲線裝訂的原稿冊簿。面上寫着娟秀的字跡。這是一個女子自述其結婚生活有類於日記的一種文稿。寫此原稿之本人業已死去。而此件原稿，則係從她的絲線匣中發見的。

以此文稿授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將此文稿予以發表，或加以翻譯均無不可，我就利用此無上之好機會，將下層社會女子之思想感情喜怒哀哀，就其原意譯為英文。——這一個女子做夢也不會想到，她的支離破碎的可悲哀的日記，竟有一個外國人，來替她直言不諱地詳加翻譯。

為尊敬這個女子優美的在天之靈起見，我非常細心地加以翻譯。即使她能活在世上，讀到我的翻譯，也決不會感到不快。但我認此女神聖可欽，在有些地方也有加以省略不譯之處。在有些地方，雖加以註釋，但有些地方西洋讀者不易了解之習慣，及地方信仰等細小事件，則亦加以省

略，當然姓名亦加改易，至於其他方面，則務期切合原文，不使有所舛誤。除了因直譯不能懂而略加變動外，其他字句，一點不改。

除了日記所述之內容及其暗示之事實外，我對於作者本人的履歷，一無所知。作日記的這一位女子，乃是最下層社會中人。據日記所述，這個女子近三十歲時，猶未結婚，而其妹子，則早於數年前結婚。在日記上看不出她有任何不平凡之處。在原稿上，附有一幀照相，看去也並不十分漂亮。但觀其面部優美柔和之線條，斷知其人之優良品格。她的丈夫是在一個大事務所中做雜役的，並且是個夜班。每月只有十圓的工錢。妻子爲幫助家計起見，在製菸廠中搥製香煙。據日記說，這個女子，曾入過幾年學校。日本草書寫得很好。中國字也寫得很多。日記的文筆，好像是一個幼小的女學生所寫的。但字句並無錯誤，且尚流利。文中用到東京語（即市民之通用語）的地方雖多，但一點也不下陋。

也許有人要懷疑連日常生活尚且困難的人，而竟辛辛苦苦地寫作沒有人要讀的日記，似無理

由。對於發此疑問的人，我可答說，以前日本的教化，是於悲傷的時候，以作詩歌爲最好的解免悲傷的良藥，即在今日下層社會中，仍有於悲傷或快樂的時候，作歌以自慰自欣。這日記的後半部，寫成於寂寞的患病生活之中。在寂寞之時，精神錯亂的時候，這位女子，就寫日記，來寧靜她自己的心境。當她將要逝世的時候，她的元氣沮喪，因此在日記的終了部份，我們可以看出她的身體，雖已弱不可支，而她的精神，却仍作最後之奮鬥。

草稿外表上寫着『昔話』兩個字。作爲題目。所謂昔者，乃指數百年前之事實，或某一個人過去之往事。這裏的『昔』字，當然是指後一意義。

昔 話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之黃昏，對面一家的一個人來問道：

『我來是爲你家令媛的事體，不知你家令媛打算出嫁嗎？』

這裏就回答他說：

『嫁是想把她嫁出去的，不過一點沒有什麼準備。』

對方人又說：

『但是這個人說，不要什麼準備，所以你就把令媛嫁給我所說的人不好嗎？他是一個非常老實的人，大家都說他好。今年三十八歲，你的令媛好像是二十六歲左右吧？我同對方講講看。』

『不！今年二十九歲』答道：

『啊那末我得馬上同對方去談一談，等我同對方談過以後再來同你商量。』

對方的人說了之後就走了。

翌晚對方的人又來了——這次他是同岡田君的夫人一同來的。（夫人是一家共知的人）——他說道：

『對方很滿意，如果你也答應的話。這個媒就做成功了。』

父親答道：

『她是七赤金（原註一）兩個人的命都相合好的，大致是無妨害的。』

媒人又問：

『那末我想叫他們明天見面，好不好？』

父親答道：

『這完全是個緣分，那末明天晚上就是現在的時候，到岡田先生家中去會會吧？』

雙方就在此種情形下約好了。

對方說翌日晚上要帶我到岡田家中去，這事是不可避免的。我總得去一次。但我要求母親同我一道去。

同母親到了岡田家的時候，他說請進，迎了我們進去。於是大家互相寒暄。但我總覺得不勝羞縮，不敢抬頭。

於是岡田對並木氏（夫之姓）說：『你家裏面商量的人也沒有，事成就得快，如果你想好的話，就請馬上決定如何。』

他答道：

『我是十分滿意，可是對方尊意如何，不得而知。』

『如蒙不棄，悉從尊意……』我答道：（原註二）

媒人說：

『那末婚禮的日子什麼時候好呢？』

『明天我在家，可是還是十月一日好。』並木答說：

但是岡田馬上說：

『並木出門之時，對於家中之事非常担心。所以我以為還是明天好，你看怎麼樣？』

最初我以為這是太急了，可是我却馬上想到，明天是個大好日子，所以我就答應他了。於是回到家裏。（原註三）

我對父親一說之後，他現出躊躇的神氣。他說是太急了，至少也得有三四天的猶豫。此外方位也不相宜，還有其他不十分好的事體。

我說道：

『可是已經完全的好了，不能再去請他換日子了。實際上，在他離家的時候，如果有盜賊進來，豈不對不起他。如果說方角方位不好，那也罷了。即使我死，也無遺憾。——死在丈夫家裏吧！』於是我又接下去說：『明天很忙，恐怕到後藤（妹婿）家裏去的功夫也沒有，好，還是馬上就去吧！』

到了後藤家，會着他。可是我特爲要說的話，却不能直接了當地說下去。我只好這樣暗示他說：

『我明天一定要到別的地方去了』。

後藤馬上追問道：

『是出嫁啊？』

我遲疑地回答他說：

『是的。』